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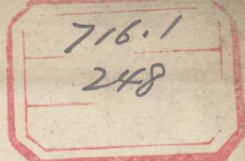


宣传总路线
文艺快书
(七)

空中飞船

周守瑾等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

基藏

宣传总路线文艺快书（七）

空中飞船

周守瑾等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6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3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\frac{13}{16}$ 插页 2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0000 册

统一书号： 10023·316

定 价：（5）0.07 元

目 次

空中飞船(相声)	周守瑾 (1)
夫妻学文化(小演唱)	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(12)
春雷(快板)	石景山钢铁厂 曹洪森 (18)
工业花朵开在咱们乡(快板)	梁仲华 (20)
崔师傅的礼物(小故事)	来永庆 (22)

空中飞船 (相声)

周 守 瑾

乙：这两天您可忙着啦？

甲：可不是。每天都要耍技，玩空中飞船……

乙：哦，您是到杂技团去了？

甲：不，我下乡去了。

乙：下……下乡怎么耍起杂技来了？敢情农民对杂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？

甲：废话，农村现在正忙着搞生产大跃进，哪有闲功夫去耍杂技？

乙：我说是么！

甲：这耍杂技、空中飞船什么的，就是生产大跃进。

乙：这就是大跃进？

甲：不仅是大跃进，而且还是大跃进当中带有关键性的、极为重要的、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……

乙：噢，等一等。怎么您越说我越糊涂了？

甲：怎么办呢？

乙：这耍杂技跟大跃进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

甲：我不说过了吗？带有关键性的、极为重要的……

甲乙：(同时)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。

乙：您說具体一点好不好？

甲：您是要知道具体的？

乙：是啊！

甲：具体一点的，我得从头說起。

乙：那您就說唄。

甲：那天我下乡去，吃过中飯，坐上汽車，一忽兒就到了西云村。

乙：好家伙，汽車都到村了！

甲：我信步走进村里，只見前面有一所大房子，新盖的。

門上还挂着一副大紅的对联。

乙：这上联是——

甲：人人搞跃进，粮多国家盛；

乙：那下联是——

甲：家家講勤俭，社好个人富。

乙：橫批呢？

甲：有誰家大門口貼橫批的？

乙：是沒有。

甲：大門的右边还挂了一块白漆的木头牌子。

乙：上面怎写？

甲：上写：“进农业生产合作社”。

乙：这是讓您从这兒进农业社去。

甲：不是。那“进”字上面本来还有一个字，給塗掉了。

乙：什么字？

甲：“大”字。

乙：这个社叫“大进”社。

甲：现在不叫“大进”社了。

乙：叫什么？

甲：叫“跃进”社。社员们嫌大进还不够，要跃进。所以把“大”字给改掉了。

乙：这倒有意思。

甲：我一看到了社里，就紧忙从手提包里掏出介绍信，把门一推……

乙：进去了？

甲：锁住了。

乙：大天白日合作社大门紧闭，这是为着何来？

甲：社干部和社员一道下田干活去了。

乙：那您得下田找去。

甲：我一回头，看到旁边还有许多房子，我得先到社员家去打听打听，他们都在哪儿干活。

乙：说得对。

甲：我到了第一家。

乙：家里有人。

甲：铁将军管门。

乙：出去了。

甲：我再到第二家。

乙：又锁着了？

甲：没锁。门栓给带上了。

乙：还是没人。

甲：我就这么連跑二十四戶人家，家家都无閑人。

乙：都忙生产去了。

甲：我心里正納悶：男人下田，妇女干別的活，那老太婆小孩子怎么也沒在家呢？

乙：是啊！

甲：忽然听到旁边一个大院子里有人在喊着：“好啊，你到这兒来了！别动，我揍死你！”啪！

乙：这是誰在打架啦？

甲：我过去一看，只見里面有一群小孩，正在打蒼蠅。一边打，一边喊：“你还往哪走？打死你！”啪！

乙：在除四害啦！吓我一跳。

甲：我一看到这些小孩，心里那个乐哪……

乙：見小孩你乐什么呢？

甲：有小孩不就能找到大人了嗎？

乙：这倒不假。

甲：我就拉了个小孩問他：“我說小朋友，你們村里的大人呢？”

乙：小孩怎么說呢？

甲：小孩說：“干活去了。”我說：“在哪干活？”小孩說：“田里干活去了。”我又問：“田在哪兒？”小孩說：“在吳王畝。”“吳王畝在哪里？”“高君畝旁边。”“高君畝又在什么地方？”“溪边畝后头……”

乙：問了这半天，不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嗎？

甲：可不？幸好这时候里边走出来一位掉了牙的老太

太，怀里还抱着个小孩。

乙：老太太在里面抱孙子。

甲：不是她的孙子，老太太是这农忙托兒所的所长呢！她的老姊妹們也都在这里当临时“阿姨”。

乙：怪不得旁的屋里都沒人了。

甲：我一見有大人出来，就紧忙上前招呼，順着問她社长在哪儿。

乙：是得赶紧打听。

甲：老太太听我一問，就癩着嘴說了：“关根这孩子也真忙，整天在外面，誰知道到哪去了！叫小保帶着您去找吧。”我说不忙不忙，支部書記的家在什么地方，我找他去好了。那老太太又說了：“唉，关倍和关根还不是一样，白天黑夜都不見人影，两人多半又搞什么‘技术改革大跃进’去了。”

乙：哦，这样！

甲：我好不容易找到社长，談了談情况。社长說：“你要看看我們社的新鮮事兒？那好，走，咱們先看‘二龙搶水’去！”

乙：这“二龙搶水”是个什么玩意兒？

甲：我也納悶呢！跟着社长走不到半里地，只見前面有一条大河，河两岸是人山人海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能干活的全来了，大伙卷起袖子，撩起褲脚，真所謂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。

乙：都在于什么呢？

甲：車水。他們把这条三十公尺寬的大河拦成了几段，几十部水車正忙着把水車干，好把河泥挖起来当肥料。

乙：好大的气魄！

甲：水車旁边还有两台抽水机。这两台鉄龙拱着头在水里“突突突”地叫着，一股劲把水噴上来，速度可真快。社員們当时就提出口号：看你两台鉄龙快，还是我社員的干劲高？大家比一比，賽一賽，要与这“二龙搶水”分个高低。

乙：这个水“搶”得有道理。

甲：在“二龙搶水”旁边，我們接着就看“空中飞船”。

乙：什么叫“空中飞船”呢？

甲：河泥从河底挖起来，要是一担一担的挑上，那不太費事了？

乙：这倒是。而且效率也低。

甲：社員們就动脑筋想了个办法，他們在旁边水車干的河底里敲了两根大木桩，在岸上又敲了两根大木桩，木桩之間用粗繩子拴住，装河泥的畚箕就挂在上面，通过滑車来回运轉，这样不就成了“空中飞船”了嗎？

乙：这个办法太好了！既省人力，效率又高，真是群众智慧无穷。

甲：可不，人家算了一笔帳：用“空中飞船”运泥，效率可以比蚂蚁搬运法提高十二倍呢！

乙：真不简单，真不简单！

甲：我看到这样伟大的場面，这样动人的鏡頭，这样聪明的創造，心里真是感动极了，我立即出口成章，當場作了一首詩。

乙：哦，您倒还是位詩人哪，失敬失敬，您的詩怎么作的呢？

甲：昨天开窗看风景，
十里平川麦子青；
今朝开窗往外看，
窗前立着一座山。
地无裂縫天未开，
何处飞得此山来？
走出門外仔細瞧，
哦，恍然大悟明白了：
社員干劲冲天技术好，
一夜积肥如山高。

乙：好詩好詩。（忽然想起）这首詩我好象哪兒听到过？

甲：报上登过。

乙：那也是您写的？

甲：我念的。

乙：哈，原来抄的別人的詩。

甲：看完“空中飞船”已經天黑了。在社长家里吃了飯，接着又去看“耍車技”。

乙：晚上“耍車技”那可是熱鬧。

甲：我一走出大門就只見田畝里灯烛輝煌，火把通明。

远看就活象一条大火龙。

乙：晚上也变成白天了。

甲：我們走到一座小山旁边，只見男男女女，人山人海，
偌大的一块地方挤得是水泄不通。

乙：都看比賽来了！

甲：都参加比賽来了！

乙：怎么那么多人比賽？那看的人就甭說更多了。

甲：只有一个。

乙：誰？

甲：是我。

乙：哦，就只您一个人看？

甲：人家都忙着比賽了嘛！

乙：怎么比法，是比自行車还是摩托車？

甲：車子的种类可多着呢！但既非自行車又非摩托車。

乙：那都是些什么車呢？

甲：有独輪的、有二輪的、有三輪的，还有六輪的、十輪
的、二十輪的……

乙：哪有这么多輪子的車？

甲：有。独輪車是一个輪子的；双輪車是两个輪子的……

乙：三个輪子的呢？

甲：叫三輪車。

乙：那十个輪子的叫什么車呢？

甲：这……十輛独輪兒的不就是十个輪子了嗎？

乙：廢話。农村哪来那么多車子？

甲：自己做的。

乙：做那么些車就为了开这車技大会？

甲：開車技大会干嗎？

乙：您不是說都在“耍車技”搞比賽？

甲：我說的是另外一种比法。

乙：怎么比法？

甲：您想：社里一天一夜都要积几十万担肥料，那么多肥料要光用人挑到田里去，您受得了？

乙：那是够受的。

甲：一个人一天挑五十担，社里五百万担肥料他得挑多少年？

乙：那得……二百七十年。

甲：您要是一岁开始挑，挑到胡須白；你的兒子給您接力往下挑，您兒子又胡須白了；您孙子再繼續挑，孙子挑不了，得由曾孙再挑。要中間还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，那說不定还得由你玄孙来挑呢！

乙：这象話嗎？大伙就甬吃飯了。

甲：所以社員們又大搞技术革新，創造出各色各样的車子来运肥料，保証及时施肥，力爭农业大丰收！他們搞的是这个比賽。

乙：哦，車子是运肥料用的。搞这比賽真太有意思了！

甲：可不是。他們小队与小队之間展开了竞赛，个人与个人之間也要爭个高低，連孙子跟爷爷还有比賽的呢！

乙：这可真新鮮！

甲：过不多久，忽听得社长一声令下，这时候独輪車、双輪車、三輪車、四輪車都一齐出动，到处是万馬奔騰，喊声震天，东风吹起，又只見紅旗閃閃，辮子晃晃……

乙：怎么弄出辮子来了？

甲：姑娘們也都比賽来了。

乙：妇女也不落后。

甲：妇女們扎起头发，姑娘們晃着辮子都挤在队伍里和男社員一道运肥。她們不仅不落后，还尖着嗓子喊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

乙：一支勇敢的娘子軍，可敬可敬！

甲：我一看他們干得这样起劲，心里也痒痒的，正好旁边还有一輛空車，我就給社长提意見了。

乙：您提什么意見呢？

甲：我說社长，我也推几車行不？

乙：社长同意了？

甲：社长說好吧。不过得少装点兒，人家装三百我装二百。

乙：社长真照顧您。

甲：我說二百太少了，我二百五。

乙：您二百五？

甲：您才“二百五”。

乙：您不是要推二百五十斤嗎？

甲：哦，我装好肥料，刚刚两手抬起車杠，只听得“格勒、

蚩、拍、哎唷”。

乙：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

甲：我把車給弄翻了。肥料倒了一地，还把自己的脚碰上了。

乙：你沒推車的技术。

甲：社长一見碰了我的脚，心里挺难受，要我馬上回去休息。

乙：那是得回去休息。

甲：我不干。我怎么能够在这样轟轟烈烈的战斗中撤离战場呢？

乙：你倒是輕伤不下火綫，不錯！

甲：社长却坚决不同意。他說您明天再干吧！明天全社开始插秧，好东西还多着呢，什么插秧船、插秧灯等等，应有尽有，您爱学什么就学什么。

乙：那您就回去了。

甲：我当时还要求再留下看看，社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
乙：什么事？

甲：他說：“×同志，您不是說相声的嗎？”

乙：是哇。

甲：“那您今晚上就給編一段相声，明兒給大伙表演表演，鼓鼓劲头，怎么样？”

乙：那挺好嘛。您給編了沒有？

甲：这不已經在說了嗎？

（原名“耍車技”，选自1958年6月号“东海”月刊）

夫妻学文化(小演唱)

中央工艺美术学院

刘二上 (数唱)

刘 二：从前我刘二不識字，
三天两头鬧笑話；
自从我把文化学，
往后再不做睜眼瞎。
能写信、能看报，
眼前的世界也扩大。
全国都在大跃进，
学好文化建設国家。

我叫刘二，今晚上村里开跃进大会，回家叫我老婆开会去。(走着，唱花音崗調)

我刘二走来好欢暢，
掏出来識字本念上几行：
社会主义是天堂，沒有文化不能上，
拖拉机开到咱們的乡，
沒有文化心发慌。(下。)

刘妻上

刘 妻：生产生产，有吃有穿，生产当个模范，学习要爭

个第一。有人問我是誰，我是刘二他的妻。我和我男人訂下識字計劃，兩人比賽，一天至少要識兩個字。啊，我快把識字牌牌挂上，等他回來，他要是認下就對了，要是認不下，管叫他飯也吃不成，覺也睡不好，黑地里跪到大天明，看他用功不用功。

刘二上

刘 妻：（咳嗽一聲）嘿，

說着他，他就到，

叫我装着不知道。（坐地上照識字牌寫字。）

刘 二：（進，看刘妻的樣子做了一個鬼臉，走上去推了一把）嘿，你看人家生產了一天，回到家來，你頭也不抬，口也不開，廟里的泥胎，你裝的哪一路神仙？

刘 妻：哎，看把你急的，你眼窩長在哪里了？你沒看見，人家在這裡學習嗎？

刘 二：管你學習不學習，我問你，你把豬喂好了嗎？

刘 妻：早喂好了。

刘 二：牲口拉上槽了沒有？

刘 妻：拉上了。

刘 二：鷄兒、鴨兒趕進窩了沒有？

刘 妻：趕進了。

刘 二：水挑了沒有？

刘 妻：挑上了。

刘 二：飯做好了沒有？

刘 妻：做好了。

刘 二：你給端来吧。

刘 妻：端什么呀？

刘 二：飯么。

刘 妻：你还要吃飯呀！（拉刘二至識字牌下。）

刘 二：做什么？

刘 妻：識字。

刘 二：唉，你就讓我吃了飯再認字吧。

刘 妻：不行。

刘 二：真的不行？

刘 妻：真的不行。

刘 二：看我把你……（举拳装打）咳，你听我給你識字吧。

（二人輪唱戏秋千）

刘 妻：黑格洞洞的天上，

刘 二：出呀出星星。

刘 妻：黑板上写字，

刘 二：放呀么放光明。

刘 妻：写了字，

刘 二：放光明，

学习我二字認得清。

刘 妻：認得清。

刘 二：認得清。

刘 妻：要把那意思說分明，

庄戶人为什么要識字？